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別集卷九

明 歸有光 撰

公移 識詞附

蠲貸呈子

呈為乞蠲貸以全民命事自倭奴犯順滄海沸騰全浙
之寇蘇松為劇蘇州之境崑山最深本年四月初五日
倭寇萬餘東南自上海嘉定東北自太倉常熟分道寇

鈔西南入華亭吳江之境西北入長洲之境本縣七鄉十四保在合圍之中所至蕩然靡有子遺賊船結艖新洋江綿亘數里晝夜攻圍城中百計支吾凜然孤城僅僅自保于垂破之餘而富家巨室財力亦殫盡矣賊自四月入境六月出海百姓逃死稍稍復還則屋廬皆已焚燬資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剗村落之間哭聲相聞時六月將半農工後時流離死亡工本不給其間能冒白刃藜羹藿食耕耘于寇賊之衝者不能什之

一二而亢暘為虐自六月不雨至于九月禾苗稿死略盡古者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然未有兵荒賦調併于一時如此之亟也竊念東南之民父子祖孫為國家力田以佐百餘萬之經費今百八十有餘年矣常時災沴亦知君父所急不敢以希曠蕩之恩惟是今日遭百年所未有之變亦冀有百年所未有之恩迄今冬月垂盡德音未宣而有司開倉征斂如故鞭笞之威更甚往時百姓囂然莫必其命傳相驚疑以為

朝廷遂有棄置東南于度外之意夫工之所以求于下者度其下之足以求也下之所以竭蹶以赴上之命者亦自度其足以供其求也故上安下順而兩不相傷古語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若今日之事得無類畋于無禽之地而漁于無魚之澤乎當凶荒札瘥之餘百姓嗷嗷謂當以王命施惠家賜戶益之猶不能濟而反從而浚削之民命窮矣無可往矣雖抗倭王之頸空海中之國天下事乃可慮耳自古國家多

因外寇征賦不息加以水旱百姓流殍有司不以實聞
上下相蒙以致莫大之禍常生于不足慮之中自倭賊
凌犯無賴之民所在為之鄉導助其聲勢其所以能以
寡為衆者此也即今草竊處處有之一里之間數家之
聚枹鼓數起近者嘉定縣令巡行阡陌頑民嘯聚豎激
變之旗至白晝擄殺縣學生員令乃狼狽而還置之不
敢問人心易與為亂如此豈可不豫為之所哉承平日
久民不知兵自罹此寇百役俱興庀兵簡徒增陴浚隍

無一不出于民而海防之豫借丁田之日增比之常時
且輸數倍之賦矣若不曲意拊循大破常格將今年田
租盡為蠲免東南之禍殆不知所終也天下事愚民既
不敢言惟有司之力足以言之然蘇子有云吏不喜言
災者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等叨國家作養之恩切
鄉里同室之難敢冒出位之誅為東南億萬生靈少乞
須臾之命伏望仰體朝廷好生之仁蚤賜施行實宗社
無疆之休也為此具呈須至呈者

處荒呈子

呈為議處災荒以蘇民困事本縣自去年四月至六月
海賊屯聚境內四散燒劫耕耘失時加以亢旱竟歲不
雨五穀不升所在蕭條寇盜蜂起節蒙巡撫都御史屢
為聞奏萬姓感悅以為憲臺憂國愛民之誠至于如此
雖轉死溝壑亦所不恨今經歷歲月未見朝廷有曠蕩
之恩譬之父母于其子醫藥禱祀無所不至病勢日劇
其子亦知父母之無可為力然猶宛轉號呼于其側以

求須臾之命此某等之所以懇請而不已者也伏見邸報有折銀之議查得嘉靖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十石嘉靖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嘉靖十四年折兌一百五十萬石以前皆是平常災荒于兌運四百萬石之中折兌之多有至二百餘萬石者今來折兌欲得比炤嘉靖十年更加寬多庶于准折之中得蠲貸之實矣又崑山一縣被寇獨深蓋賊由上海華亭嘉定太倉常熟諸道而入者皆至崑山而

止盡崑山之西境始入長洲之邊盡崑山之南境始入吳江之邊當時蒙糧儲道告示稱撫按俱批到以崑山太倉嘉定為災荒第一今即報却以崑山與長吳等縣一同欲乞比例上海太倉等處與長吳略分等第庶于通融之中得處補之宜矣又據本縣丁田一節原係十年每畝分為十甲輸撥均徭嘉靖十六年本府王知府改變舊法定為每年出銀每丁銀一分每田一畝銀七厘七毫官為收貯自行顧役以免十年之輪編今則輪

編自若而丁田歲歲增加計今年本縣丁銀加至四分
矣田銀每畝加至五分矣通計一縣增加三四萬兩假
使蒙恩得免三四萬兩之糧銀而實增加三四萬兩之
丁田是巡撫大臣累奏不能得之于上而有司安坐而
奪之于下也議者往往以時事為解竊見海上用兵于
今三年軍興百需若開河築城造船及甃城敵臺兵杖
火器勇夫加邊防海諸所取給不于田賦則于大戶與
夫詞訟贓罰等項並不取于丁田也則此三四萬兩之

銀蓋有神輸鬼運而莫知所在者矣伏乞查炤祖宗均徭舊制行下各府州縣毋得仍用嘉靖十六年書冊重復科差變亂成法以資溪壑無窮之欲庶于臨時救荒之際寓永遠便民之策矣某等又思折銀之議此亦涓埃之惠若于今日時宜非盡為蠲貸百姓決不能安其田里糧銀終亦無所措辦況海賊尚在猖獗之際毆民為盜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為此具呈伏乞早賜施行

陶節婦呈子

呈為旌表節孝以厲風俗事有本縣六保民陶子舸妻
方氏年十八嫁與子舸為妻纔及暮歲夫即病死本婦
數欲引決念姑陸氏在堂抑情忍志竭力奉養姑本寡
婦並厲節操晝則同室而居夜則同衾而寢頃刻不相
違離恩愛逾于母子自夫死經今九年鄉里莫不高其
獨行于本月七月內姑患痢疾六十餘日肢體潰爛床
第腥穢婦抱持寢處澣濯垢衣人皆為之掩鼻婦獨自

以為不覺其姑不食婦亦不肯食姑時為之強食未死
五日前日日悲哭水漿不復入口于九月九日姑亡出
衣衾殮具皆素備已殮即屑金和水服之不死復徘徊
井上欲自投井口隘不能下因入憑柩而哭比夜分呼
婢冬女隨行至舍西池邊戒婢勿令家人知覺婢年十
二歲果畏笞不敢言遂躍入池水水清淺浮沉者久之
乃死婢尚不敢言而哭甚悲家人覺其異跡問之得其
尸兩手猶握茭根甚牢固及殮已二日顏色如生一時

遠近來觀者無不殞涕先年夫弟營子舁葬婦欲為同穴夫弟逡巡未應婦卽捐已貲使人為同穴不踰時而成至殮姑時獨無棺中褥婦取綾被中裁為二縫以為兩褥其死蓋先定非倉卒自引決者某等思得婦人之從夫要以致死為極至雖或出于一時之感慨無不有係于萬世之綱常故國家皆以為有關於化理之原而於法令固在旌表之例今寡婦方氏年甫及笄室無抱子事夫之日僅至暮年養姑之勤垂及九載節操凜若

冰雪孝道通于神明迨老母既終其天年即自從夫于地下死生先後之際罔不得宜纖微委曲之間略無可議比於其他死節尤邁等倫誠絕異之安卓越之行也為此具呈乞轉為聞奏施行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長興縣地介湖山盜賊公行民間鷄犬不寧自廣德宜興往來客商常被劫掠告許之風浙省號為第一上司雖屢有明禁及其訴告未有不為准理者蓋以敢為欺

誑其詞足以聳動之也至于株連追逮或至數百人經涉司府曠歷年歲民間恒擾不能安生田制雖有定額其俗以洪武祖名為戶徵收之際互相推調又有田連阡陌而戶止數畝者又有深山大戶終歲不聽拘攝者緣吏治苟且養成此俗已非一日雖有龔黃卓魯之政亦非期月之所能見效也

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為獄囚事該本縣具上囚帳除軍徒外凌遲處

死三名口斬罪五十一名絞罪二十五名凡凌遲斬絞
共七十有九名古者天下治平斷獄居前代十二唐開
元之盛通天下死罪僅二十四人今以區區二百里之
縣死罪之多至于如此職每當臨省見獄犴充盈拳桎
蓬垢投地鳴號未嘗不為之惻然痛心也使此輩果當
其罪猶若在所哀矜而多有無辜枉濫者寧可不為之
申理不自揣量每與院道爭之去歲察院會審頗蒙採
納所全活者數人顧惟迂愚不知觀候顏色逢迎意旨

遵守成案所得罪者有矣終不敢自昧其心也大抵此縣湖山阻深掠鹵之習浸以成俗土風剛猛睚眦之恨輒至殺人又有所謂白捕者專誣指平人為盜者也有所謂訟師者專教唆詞訟者也以故所獲之盜未必盡真而或被株連之害所償之罪未必盡當而或罹羅織之冤蓋一時有司之審聽或有未明而日久民間之公論未嘗不在也今幸明臺臨郡莫不翹首以望再生伏乞特垂明恕以清此縣之獄如盧扁之治病無所不加

意至於疾痛哀號宛轉床褥尤宜所急救者書曰宥過
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夫過之大者可以宥罪之疑者在所輕堯舜之聖
寧自處于不經誠恐悞而至於殺不辜也易曰雷雨作
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當解之時聖人于其有過有罪而
赦之宥之非謂特赦宥其無過無罪者也今先皇帝恤
刑之勅蓋好生之德矣聖天子大赦之語蓋雷雨作之
時矣伏望明臺以典謨易傳之文奉宣聖人之德意施

曠蕩之澤於窮絕之鄉使覆盆之下咸仰日月之明解
網之恩遠被湖山之外則和氣之充豐年之應百姓自
以不冤而有司亦與其休矣古人有言今之獄吏上下
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鬻棺者欲其
歲之疫利在人死也今治獄之吏猶此矣又云祖宗之
仁德猶元氣之在人不使有識紳縉之士議之而使刀
筆之吏弄其文墨以傷元氣非國之福也今所上囚帳
上寫前供故多深文刀筆之為所有下吏所知略條具

于後用助欽恤之萬一伏惟裁省

長興縣編審告示

長興縣示當職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
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度外
不恤也為照糧長自洪武以來具有成法伏讀諸司職
掌該辦稅糧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人
戶又伏讀大誥糧長之役本便于有司便于細民所以
便于有司依期辦足勤勞在乎糧長有司不過議差部

糧官一員赴某處交納甚是不勞心力又云往為有司徵收稅糧不便所以復設糧長教田多的大戶管着糧少的小戶想這等大戶肯顧自家田產必推仁心利濟小民特令赴京面聽朕言關給勘合祖宗立法為民之意如此之精詳也然在國初亦多有不設糧長之處惟江南田賦最重所以特設糧長至今二百年矣名臣碩輔來至拊循者豈不能深思遠慮為民興利除害補偏救弊而卒莫能易也今浙中所謂里遞者當職未能偏

識朝廷典故實不知所以奉行往以愚直致忤分守道
蓋當職實見本縣里甲凋敝一里之中十甲少有全者
其有僅備名數亦非丁多有田之家而丁多有田之家
常歲已充糧長無遺脫者矣不當復求糧長于里甲之
中夫丁多有田之家其在一甲往往占十甲之田其在
一戶往往占十戶之丁又有不止于此也所謂豪民侵
陵分田劫假莫甚於今時乃又議將所謂豪民者優假
之而使單丁隻戶貧無立錫者執繫箠楚而代役是

誠非迂愚之所曉也當職所以謂欲先丈量田土重定里甲使十甲俱全如祖宗之制然亦當遵奉諸司職掌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督人戶不應頓去糧長之名也若此則所謂朝京勘合可廢矣如朝京勘合不可廢得不近於欺罔乎前歲已迫十月致忤分守道至遣他官來代其事當職恐重害小民因連晝夜編定雖承里遞之文實用第三年之糧長所以用第三年之糧長者以前官將一縣大戶堪當糧長者編定三

年輪當此勞逸更休之法也今審里逋即前二年者已
經役過而後一年者獨得以規避彼亦有不能心服者
矣今縣中姦頑不逞之徒造為謗言誑惑大吏誑誤府
縣拘繫窮民以代之役往往有逃移他境者矣其有不
能去者或田止十畝或二十畝一家父子祖孫相傳之
業盡粥之矣又有少妻幼女離賣償官者矣甚又有自
縊于街市者矣及豪民與姦吏為市許之免以取其賄
而陰為認保侵收而欠逋之數仍注其人名下使之終

身逃遁不得歸者矣又有欺其孤弱管收糧銀公為逋
賴方見追比不能賠償者矣當職北還過江沿途來懇
未嘗不為之痛惻也到任以來稽查後來所更既有逃
戶不曾應役者被拘勉強發兌而解戶亦力不能支況
署官雖已更變亦自悔其非原不曾定有冊榜見今上
司催督起解各項錢糧甚急緣後定里遞出豪民姦吏
之手漫無可憑相應仍照初編榜冊其後定里遞逃者
徑除其名使後無掛累若漕糧已經發兌者則免其收

解其白糧等項已解者追原編大戶照數出銀以還貧戶仍告地方招還逃亡之氓使復其業當職為民父母豈不欲優恤大戶而專偏重小民特以俱為王民爾等大戶享有田宅僮僕富厚之奉小民終歲勤苦糟糠裋褐猶常不給且彼耕田商賈大戶又取其租息若刻剝小民大戶亦何所賴況大戶歲當糧長不過捐毫毛之利以助縣官若小民一應役如今之里遞者生計盡矣如之何不為之憐恤也當職為此惓惓告諭爾等大戶各思

為子孫之計毋得仍前僥倖剝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國法宜各深思所有解戶仍前開具于後

九縣告示

照得本職備員管馬自未到任已稔知北方民間養馬之苦今秋解俵方遭水患所在浸沒收成已無可望而官限迫促市買十分艱難比聞百姓因買馬哭聲遍于村落之間為民父母不能賑貸之而尚忍分外毫髮有傷于民乎見今解到馬匹一從堂上驗過領批解寺本職

但閱簿驗數而已其到者即便發落不畱時刻百姓人
人曉知猶恐人情難測而利孔百端或有衙門人役乘
其解俵之時造意需索或有各縣馬頭敢于幫貼之外
指官科斂兼之愚民習慣以為官府使用亦自甘心而
無藉之徒反因此以攘利不能不過為之防也為此仰
縣將發去告示張掛通衢如有前項騙詐即時赴府首
告或就該縣覺察從重申究毋得有所寬縱該縣亦宜
體本職痛念小民之情有此示衆知悉

乞休申文

職近者被命改除即日當歸田里不復有仕進之念矣
然有不能無言者蓋古之君子去其國而其言存可以
為遺訓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事去其國而其政存可
以為遺愛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使今職于此蔑如也
無所存矣猶有愚衷為執事白之職少以虛名在海內
晚叨一命實不敢苟且以負國家委任聖賢訓戒天下
士大夫之屬望堅志一意惟將循小民而山僻夷鬼之

區與龍蛇虎豹雜處且怡怡然日嫗而孩之而遇事發憤欲有所建立不能骫骳不顧利害多有觸忤今茲之調實由讒邪之中傷中朝士大夫蓋猶不忍遂棄之而置之于此也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士之所愛者名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仁人所以寧舍生而不顧者懼毀其仁之名也故名者與天壤俱敝者也詩人之篇荀卿之書屈原賈生之作其逃讒自沉而不顧乃猶惜此區區之名

故曰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職書生文學非
能為吏者顧嘗誦所聞于孔子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
之足矣今世為令大率以尊嚴高貴自處而與小民邈
絕職一切弛解召婦人幼童與之吳語務得其情凡有
訟獄吏抱牘以至方閱其詞就問即決雖鬼神不預知
吏無由得知而容其姦也凡小民至前雖甚倥傯即先
呼發遣恐鄉里往來伺候之難亦不數數具獄但誨諭
令輸服皆叩頭以去民間里長最為繁苦以為十年之

災職三歲在縣不曾役一里長小民宴然不知有官府
往時均徭悉吏胥與其間職閑閤閱冊隨田輕重品搭
老吏束手鄉老亦歎曰今年倒一斗矣鄉民謂田連頃
者謂之斗猶蘇州之謂圩鄉老歲以均徭為姦利今無
所獲故云倒一斗若田之為水所敗而荒也縣俗刁悍
樂以人命相誣訐富家一被訐即官徵示意指嘗輒輸
數百金職見以人命訐者應時與結富人無一錢之費
但檢驗屍場皆親至其地或間呼村落間愚民小僮問

之得其真情雖自暴露亦日中暫憩古寺啜杯水而行
未嘗有所擾也縣有大賊二三十年不能擒治職擇卒
中驍健者召至堂後與飲食餌以重賞以故往往能効
力旋致擒獲如張家洪鍾家洪下渚磨盤山賊昔年皆
與縣交關縣中人多為囊橐以故尤恣往時太湖至湖
州商賈多被剽掠今舟可以晝夜行鄉間夜不鳴犬矣
磨盤下渚皆親至其巢穴而鍾家賊乃至格鬪時日暮
風寒山深水濶職所從不過數人竟擒獲之鍾家洪一

村鍾姓四五十家皆非良民是時西北風若從上風縱火可盡殲以為功職寧力攻取其騎危墮下者不過數人餘向南奔者悉不復追諸如前賊黨大率錄其魁而已職終不敢自言上官亦但見其獄云強盜某某而已然以其邑多盜之故又有誣盜縣有空王寺在深山中捕卒嘗于此拷掠使誣人為盜其誣強盜至七人皆平反之以坐捕之罪太湖邊十三家烏程縣坐為盜又為宜興縣誣六十餘人為盜被連逮皆逃湖山中一村盡

空麥熟黃落山鬼晝號職親自旁緣湖上遍入山中明
其所以不然移文兩縣稍稍招集之地方以寧夫為令
如嬰兒乳哺饑寒燥濕唯乳母知之又如良醫按病調
劑分毫不爽乃可已病職獨自知其心之苦也夫沾沾
者自喜察察者為明簿書文移治辦亦嘗有念此乎獄
中死囚桁楊相接也職審知枉濫者辨出之三十餘人
遵律令給衣糧天寒大雪妻自縫絮手給之囚有母死
求保繫葬母還即聽之如期而歸囚皆感泣聞職病皆

向天祝禱顧雖未必施鞭扑於民而縣中大惡必立取之獄成其瘼死者亦十餘人特其俗依阻山湖負力好鬪有數大族終年不見官府職頗錄其長居鄉亭勸誘亦有來者然直可以容養化勸之懼激之而亂也宋濟郎之變起于太湖漁人而國初耿侯以此縣人捍抵張氏力戰者十年近歲有反賊江天祥古人所以謂力求猛將不如得一縣令謂能折其芽萌消之于未形也今之治民務擾之以為能夫豈識老氏烹鮮之喻乎且以

近日清軍言之止宜因該衛勾丁據以清查今則盡舉
洪武以來軍冊一槩勾審但一軍或戶有百家又及鄰
保里甲一軍之勾乃至擾百餘家也如是故縣不敢承
行以近日開讀言之糧長侵欺固當問然侵欺亦無由
覈其實惟彼有自首者乃可以坐今一糧長下開小戶
逋欠百數即欲人人到官則小戶逋斗米當嘉靖未赦
之前並各安居及隆慶大賚之後反被拘逮矣止斗米
之費則不如不赦之為愈也如是縣又不敢奉行僧道

雖古謂為民之蠹然今耕田服役與民等也自有會司
統攝又每清查則不免使人各寺院騷擾彼淨居空刹
僅守故額既國家不廢之則亦宜使之安生耳如是故
縣不肯奉行以此之類並多乖忤或謂令驕又謂令廢
惰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今為朝廷牧此一二彫瘵之
民安能惟事逢迎阿旨以取媚悅不能安而又擾之也
夫糧長乃洪武以來定制在大誥諸司職掌聖諭如此
之諄切也天下亦有不設糧長之處惟獨江南財賦最

重故以糧長督里長里長督甲首甲首督人戶百年以來未有變更今者新行里遞意或便于浙東若嘉湖與蘇州土俗財賦相同職生長蘇州亦知糧長之重難而不可廢也夫以里遞收糧似散錢不能成緒又以小戶督大戶乃如以羊將狼也即如長興之里甲彫敝其逃絕僅存者十二三皆貧難下戶有無田為傭者有田止五畝者其多至二十畝者即為上等之里長而大戶乃不為里長而為人戶其花分田至千畝今姑以里遞法

行之則為里逋者亦不當舍大戶而他求矣職頗調停
其間用大戶之子戶為里逋然其實今日之里逋即舊
日之粮長也小民頗以不擾而大戶復萌規避之心乘
職入覲移禍於小民流言飛文誣誤府縣追求小戶之
里逋以致逃亡鬻產棄妻子者不可勝計有自經者而
上不聞也比職還自京口至苕霅之間沿途哭訴者相
望也職悉召復其舊而所傷已多矣今世欲污蠹士大
夫者度其他不能為害惟以賄則無全者矣歸安李知縣

其人清彊忤俗大率吳興之人不獨姦民好訐也即李知縣士人遂鑿空欲點污之其賄至數千賴察院力為辨白之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夫以喻義之心易為喻利豈聖賢之不如盜蹠乎顧不為耳職平日居家未嘗問生產吳中士大夫所共知今縣之可以為利穴者不過人命強盜糧長徭役如前所云毫毛可燭職于此不為利他亦無可為利者矣職家世宋元以來號稱鉅族室中所奉相承亦不菲薄而職自用極儉陋

衙內日取百錢令卒出市日不過斤肉蔬菜去家三四
百里二子守廬舍讀書間歲來省絕不與外交接居二
三日便去去自買小舟肉不過二三斤米不過一斗衙
前人共知之也日常紙贖多聽告免而上京申詳水手
銀及柴馬銀至今尚被侵匿未追人言官非酷無以濟
其貪吏民幸鞭笞不加苟免亦其情也或有言縱吏非
也特寬之耳曹平陽內丞相之不按吏豈得槩非之耶
裁以一端斤斤然則朱勃之過馬新息遠矣職于士大

夫待之曲有禮意以一二事相忤遂恨之深未能一日忘也然李歸安抑之太過未免有意職平日與物無忤不幸事偶值耳而怨毒之深如此殆有不可解者即欲誣污如李歸安而如前所陳一一可按覆且如里遞苟少有為利何不與大戶市恩而力護持小戶不顧其怨懟而專取小戶偏護之耶署印與丞之以贓敗也由其發狂自宣露囚服跪首于太守之前昨有歲貢自京還者言京師皆已知之今被訪逮即其發狂乃職尚在北

河時也今府中藉藉歸咎於職若然則察院不當訪人
即又因緣其所訪之自而欲扳以為讐耶今二怨與里
逋大戶及近所治惡吏結構為一被訪官不自服罪而
欲甘心於職里逋大戶不肯服從惡吏被申不歸獄而
反肆行于外羣不逞藉藉欲謀咋嚙則一身無餘矣職
所以反復具陳者非苟欲求知蓋謂今之世無志于古
者矣有志于古者如職亦孔氏不得已而思狂狷之所
許也一欲行古道即被中傷而猶猶不止夫豈任事

者欲重戒今之人不當行古之道與營平侯言老臣不
嫌自伐為明主言之職亦欲使知今世亦有願為古之
循吏者而莫能容也若以為懼其見害而急於自明職
亦無有于此蓋今日清明之世雖江湖一命之吏而有
賢監司在上必不使豺狼縱其噬嚙也夫天下之情好
善而惡惡朝廷之法賞善而罰惡如使惡者坐法而無
故欲扳引善者世亦無如此之事今又以令治一小吏
小吏反行其告訐左右趨走之人無不見被追逮縣人

為之奪氣而小吏者方日會聚少年鮮衣絢履出入府
倖之衙公與羣不逞日治謗書噬嚙長吏國家法紀蕩
然矣伏惟執事察之

又乞休文

職為吏無狀已疏乞解官然以二年來夙夜不敢自懈
惟在奉宣德意撫卹小民而豪右不便者為流言飛文
中傷之今已置之不當復有顧慮連日彼縣人多來訴
告彼中事體枝動本搖亦不容不為動念然不敢為煩

賂獨以有關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不敢不言署印官與縣丞被察院蒙訪逮職前入覲在途彼事已敗特以察院訪單委悉疑以謂縣中有言恨之切骨浙中新行里遞職拘集小民俱係貧難下戶又謂以里遞收糧如散錢不能成緡使小民督大戶如以羊將狼實有難行因取大戶花分詭名者充里遞應役而變更職所定以造小民之怨者實署官為之其事敗亦以此大戶李田等之被拘役者因投入署官衙內與之為一又小吏沈

良能不軌亂法數拒捕依廣德大猾職因具申各上司
良能故署官所用為腹心者因自詣府約履衽服出入
府門復與之為一以此結約諸惡少皆許縣中人同時
響應皆承署官之風旨考掠無不承者徵文巧詆中傷
之計實行于其間矣所以為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官
自被訪而妄行扳害則君子小人邪正清濁之源不可
辨也豪民被役黥吏見逮連黨交橫誣辭抵攔而皆得
勝氣則官民上下之分不可正也姦民告許之風不可

止也又有朱學方正之徒各以巨姦累犯縣已具獄上
之院道因而瘐死其家至告無干人以人命連累窮年
並行檢驗追尋抵死者職以謂若此之類縱行其詞止
聞文卷即死有餘辜奈何令株連累害使文移追逮之
煩而縣有問即告則令權之輕不可復振也蕭望之一
世大儒為韓延壽考案東郡官錢吏不能勝皆自誣服
向微當時明白之則望之之禍不在於顯之世矣狂生
冒昧伏乞矜宥

太僕寺揭帖

蒙駁春季馬尺當行該縣抵換補訖今該秋季解俵如數差官領解外為炤本年大水異常民間十分災傷所買馬尺已不勝數據邢臺等縣知縣耿鳴世等俱各用心點揀已多中用本府馮知府復當堂看驗又經補換及今據沙河縣知縣王進朝稟稱該縣解馬尺寸多不及式而毛骨堅竦氣力精強比之龐然虛大者殆為過之仍恐此等之類或因降式不合或于衆羣中比較

差劣致有一二駭回必破數家之產懇乞俯念地方前
項馬足果非下乘足以分俵武衛騎操之士並免回駭
庶以寬卹畿內凋瘵之民由此具稟

王哲審單

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帮硬証除已結証外見在
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
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為哲之誣佐改名
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炤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

雖有嘉果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鉤見則淵魚遠
避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指之手則有所不敢
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于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
于審問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捏辭實跡
衆正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樓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果
係咬落不能自諱為罔律有強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

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即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強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污蟣矣律設此條為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冀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証之獄其古尚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審得邵忠先因賀潮之去而鬻其原田今見賀潮之歸
而返其舊物流冗荒閑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
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于半證據律當從于末減前
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震川別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別集卷十

明 歸有光 撰

古今詩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顏
春風吹習習好鳥聲緜緜
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
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間
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
畫廊落丹雘朱戶蝕銅鐶
殿起無

梁迥塔畱玩珠攀蒼鼠戲樹捷野鹿看人閒山深靜者
愛日宴未知還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臥東山間妻子來相問掩口笑不言長
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徇時豈不能吾志不其然所以
任公子長垂百丈緡

劉毅無甌石一擲百萬錢淮陰置母塚行營萬家田英
豪不在此意氣聊復然安能效拘儒規規翦翦焉東海

有大鵬扶搖負青天可憐蜩與鳩相笑榆枋間

京師有懷

帝國雲天上鄉關渺何許城頭日色黃隔壁聞吳語忽
忽有所思默默久延佇人情別離好共處誰憐汝

甫里送妹

甫里縣西角吳淞水流漸吾往不能歸入門復咨齋小
女來相將牽衣問何之人生會有適憐汝送姑時

金山寺

長江湧塊石萬古江中浮倚空結危構凌波成奇遊僧
呼鼃鼃出客指蛟龍湫雲開鍾山岑日映扶桑洲海峰
三數點南北一航舟百年戰爭息江水此安流

金陵還家作

自從出門日預言相見期西風洋子渡猶嫌歸棹遲于
今對寒月芭蕉綠灘灘一兒縣城西一女松江濱心情
兩縈繫有如蛛網絲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浮雲方變黓光景遂已戢決旬深靈澍千里破封蟄茫
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靈曜遽高居朱明閔赫翕希微
澹將開浙瀝吹又急遇夜轉連綿醜流更湓淦萬壑嚆
嚆鳴百川灌注入池容添紋穀林色浸淤汜離畢月暫
耿宿井星恒濕澹灩湖光翻蹙咽海潮澁霓旌尚高翔
雲衣猶日緝水覆詎可收天漏誰能葺馬牛三江混鴻
濛九峰立嗟我來自東獨行阻虛邑夢離思明兩筮坎
成洊習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笠繽紛餘花落寂寞愁

鳥集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汲天地政氤氲風雷遞呼
吸悽悽聽晨鳥濛濛睇宵熠作人徵時暘思文憂民粒
鼃黿費灰洒魚蝦饒扱拾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悵何
由度日闕安能使家給泥塗跲重繭梅潤浸什襲寒袍
故戀綈瀾簡慵啓笈顧嘆風雲滿寧使蛟龍繫短屐徒
齒齒折巾空岌岌俯仰觀宇宙坎北迷原隰阻饑知不
免寅亮豈所及

舊刻作高河近通楫楫字非韻別本內
不遜當以此故今改押汲字似較穩

濠梁驛

崎嶇江北道復此渡淮水策馬向廣原蒼茫見帝里葱
蔥綠樹陵鬱鬱紫雲起日炤城上樓寒鴉飛高埤原野
何蕭條曠望彌百里當時侯與王此地常纍纍今惟負
販人亭午倚虛市空然八尺軀短褐饑欲死當時興王
佐未遇亦如此

淮陰侯廟

吾如淮陰祠清槐蔭朱戶當時長樂宮千載有餘怒五
年戰龍虎結束在肉俎努力赴功名功成良自苦

舟阻沽頭聞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上沽下沽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舍
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翮麥穗垂和風披拂盈廣陌吾聞
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來江北地每喜見秀麥行行野
樹合已到古沛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青碧龍化已千
秋鷄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今人泗水上
猶樹歌風石

南旺

嗟我南行舟日夜向南浮今日看汶水自此南北流帝
京忽已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尚書廟貌崇千秋丈夫
苟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杖策空
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母乃非令謀洪範天錫
禹大道衍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修鯀隄日以興
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間黃河載高丘

沛縣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潏潏豐沛至今存漢事已千春嗟

我亦何為獨歎往來頻封侯不可期白日坐沉淪每見
沛父老旅行泗水濱鷄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空傳泗
水亭并邑疑未真城外綠楊柳高帘懸風塵猶有賣酒
家王媪幾世親高廟神靈在英雄却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入舟忽不樂呼侶登崇丘子房信高士祠處亦清幽俯
視徐州城黃河映帶流青山如環抱一髮懸孤州河流
日侵齧淼淼洞庭秋烏犬爭死人岡隴多髑髏使者沉

白馬守臣記黃樓歎我亦何為空爾生百憂生民隨
大運孰能知其由觀此名邦舊懷古思悠悠壹自徐偃
王獨有青山畱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但從赤松子
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略

黃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萬人化為魚凜然餘孤城僅
見沮洳間檐楹半頽傾日月照蛟室風波棲蜚氓侵薄
連羣山浩蕩烟霞明山迴時復圓盍盎涵光晶忽然觀

金史卷之四
卷十
開豁天末翠黛橫此來頓覺異日在江湖行呂梁遂安
流泯泯無水聲狼牙沒深沉一夜走長鯨三洪坐失險
蛟龍不能爭乃知房村間尚未得瀉傾如人有疾病腹
堅中膨臍空役數萬人績用何年成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山紫赤遙見兩君子登岸問苦疾此
地饒粟麥乃以水蕩潄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今年
雖下種濕土乾芽茁因指柳樹間此是吾家室前月水

漫時羣賊肆狂獍少弟獨騎危射死五六賊長兄善長
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刀箭痕十指尚凝血問之此何由
多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為此強驅率始者軍掠民以
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劫卒鯉魚山前後遂為
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軍賊選驍健叱呼隨
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其中稍黠者通賄仍交
密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寧謐二人既別去予用深歎息
披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民賊猶可矜本為饑荒迫軍

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吾行淮徐間每聞邳州卒荆楚
多剽輕養亂非弘策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巍紛披船幕濕錯落酒杯飛波
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探遐方未極初意遂已非無緣
觀海若稽首乞天妃願為一日晴令我攬光輝

八月尚徂暑白露未為霜雲物結蒸鬱雨勢恣淋浪江
水競飛溢蛟龍爭迴翔金樞浴大明此夜不可望極目

觀冥漲天際何微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言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驚夜居明
發尤慘澹川途尚修紆水駛凌方約雲寒日未舒彌亘
多芳草寂歷少畋漁寒光冒明湖朔風轉高墟舊事成
往跡餘生惟讀書古人不可見歲莫安所如

淮上作

長淮餞落日圓光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淮

金史卷之八
水自西流黃河從北下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哀此
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夜泊淮陰城蚤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猖狂恣號怒清
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祈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蒼天
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凌風如飛渡翻為去
人快頓忘吾所務淼淼湖波深今日何可渡

壬戌南還作

自出皇都門淥水明可掬高風搏羊角飛沙旋霧轂乘
快得順流遡行又轉轆長河亘千里迴溪每九曲時序
值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折岸柳新雨沐欲問北
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掛席鴈翅
接轉棹魚尾續長聞夜集喧又見風排簇所遇皆南金
胡為棄荆玉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

又

半月困漳衛今旦望鄒嶧景風時迎舟積水不盈尺行

金史四庫全書
卷十
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昔往冒飛雪今來見秀麥蘊抱
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兔東郡亦雨鯽番禺有
假號建州乃充斥奈何唐堯朝不用賈生策玄文故幽
處厄螭益潤澤天命苟無常人生實多僻去去勿復言
牧豕在大澤

登濟城望城武

城武漢時縣乃在兗西南曾考昔為令期年化方單性
本愛瀟散候望苦不堪飛雪漬烏帽棄擲欲投簪竟以

未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孝皇日仁治正漸涵我來登
濟城落日已半含西望適相仍佇立獨悲暗明經幾累
世淪廢良可慙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清浦輕風渡赤日微雲遮昨問圯橋履今即下邳街淮
酒市醺醪楚音雜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紛披
盈廣陌離蕤被平沙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先皇昔
在宥世道尚亨嘉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譁庶僚或登

庸諸生多起家蹇拙遭時廢往再謝年華不得寄一命
空慙讀五車追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暫有青雲望奈
何白髮髭鬣勉小縣吏奔走大府衙循已常黯黯看人
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處混龍蛇世途行益畏吾生固
有涯萬事已如此一官豈足賒行矣歸去來莫使微名
污平泉記草木寢丘任舊畬補亡綴狸首考古注君牙
期以餘日月方將撫雲霞自是性所適良非為世誇苟
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慈宮崇象教構此絕華炫深巖閤香火危峻瞰郊甸鬱
鬱糾松枝低壓遶廣殿當年帝舅親削髮住茲院說經
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曾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吾識宇
上人頭陀今突弁脩容冥法相妙悟在論讚導我畫廊
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清茗時共禪悅飯我老欲歸去
世事今已倦當結塵外緣山中儻相見

邠州敘述三首

壯歲成濩落末路藉先容所恨賤姓名蚤聞在諸公既
奉大廷對觀政于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道窮
孔孟與文推遷固工說詩慕匡鼎草玄擬揚雄通達如
賈誼俊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弘自以支離
疏攘臂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鄣東黽勉為祿養
折腰媿微躬

鄣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教化除饒去煩刑門
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庭分遣每日盱庭中無一人沉寃

出殊死無蓋盡羣生時有縱囚歸皆言賦役平引納壯
健兒誓之以丹青萑苻多宿盜擒斬為一清餘糧棲隴
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斃獨不能畏高明睚眦生怨恚
惜甚鎡鉞兵風雨日飄搖拮据徒辛勤涕泣西河守古
道竟無成

為令既不卒稍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過
家葺先廬決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亦復
戀微祿倣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捨舟遵

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苒蒨入郡問驂騮維當撫彫
瘵天馬不可求閭閻省徵召上下無怨尤汝南多名士
太守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郡務日稀簡吾
得藉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讐自能容吏隱退食
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竚待河冰泮稅駕歸
林丘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為縣令江南子的自建
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縣居

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為別

嶺表生異人始興最開先
余公亦掘起屹屹天聖間
聖代丘文莊富學邁昔賢
憶余童丱時嘗聽家君言
吾郡有桑生恃才頗輕儇
公見即識之進獎席每前
夫人出佩玉珍饌羅綺筵
當時吐哺風與古能比肩
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
奈何浮薄子輒爾論議喧
子的來公鄉年往志愈堅
共余曲江宴面帶鯨海顏
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
君今為縣吏宦轍如郵傳
廟堂亦無意何以不

少憐使君自天來萬里往復旋君才豈不辨古道多屯
遭嘆息時所尚為廢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選人以治氓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唯
此即墨宰小人共讒傾是非並顛倒四境交侵兵安得
呂左右阿黨盡為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膝上置
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于阜不蛩亦不鳴安得任伍
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恭默以思道

殷國未能寧安得夢聖人求之傅岩形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並屬蔣蕭二同年及
長城吳博士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撐頹宇清響薄高雲余
少畧見之諷誦每忻忻淡然玄酒味曾不涉世芬如欲
復大雅斯人真可羣苟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嗟乎輕
薄子狂吠方狺狺惜哉簡表亡家麓少所蘊徒為嘗一
臠盈鼎未有分四賢宦遊地博達多前聞為我一省訪

庶以慰拳勤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莊見棄田有作
雲代搏敵兵千里羽書亟戒鄰畏明收循山轉危躋通
谷數行週在所皆行至獫狁雖匪茹中國亦有備所悲
雲漢詩餘黎靡子遺今歲洪水割懷襄頗不異巨浪落
高崖排蹙萬石墜周原昔膺膺一朝化磧地野老向天
哭前古所未記迢迢孤嶺絕習習陰風吹月明清霜白
虛館不成寐何計卹疲氓賦詩以言志往往展卷讀紙

上見殘淚昔聞春陵行今人豈軒輊余亦忝祿食空爾
徒歎媿

送袁太守之興都

青陽降江水萬靈朝漢東先皇昔南狩樂飲慶善宮父
老拜賜復歌兒如沛中忽忽二十載百姓號胡弓奈何
長陵令猶告杼柚空袁侯忠孝姿為吏稱明公當佇選
良牧璽書特褒崇行為解苛矯愷悌揚仁風千年護陵
寢遠與豐鎬同

贈孫太倉

君侯粵中產羽林忠存門曾為三輔吏遺愛至今存昨
歲來守州芳名益騰騫自從海水飛蠻舟翳朝暎吳會
日創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凋瘵不可論君侯勤
撫字百里戴仁恩自古設官職事事有本原所以置守
令無非惠元元茲任良匪輕天子之選掄何以不奉天
斬伐蹶其根粲粲元道州名與南岳尊追呼尚不忍千
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村作詩代民謠庶以

達周爰

讀佛書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真苦行九惱尚纏已非
徒食馬麥空鉢良可恥紛紛旃荼女謗論或未已不知
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少小慕節義溝壑誠所安隳括遊燕都侯王不可干甘
從渭濱叟垂老尚投竿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王子

欽姊節興言涕洟兩髦尚如見廿年骨已寒丐余書
貞石庶幾垂不刊吾書復自讀亦能清肺肝一掃齊梁
習諒可追孟韓

素菴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皇象彤車資帝理大
饗尚玄尊大路素幘爾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素冠
時所庶素衣時所喜素鞵心蘊結素絲國風美五入為
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侈素位日以

逾素質日以毀素悃日以詐素道日以靡素食日以濫
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惜素問人日死流俗相糾錯紛
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鼎攬垂指抹僂莫如忠世變
詎能止東海揚素波中林潛素士吾其甘素飯自可崇
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因愛素菴人作詩揚素
旨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相羊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處

世實大夢于夢差為長擾擾無時清真精且淪亡孰能
寡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太清日
淵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古之得道
者夏能造冰涼西方有聖人清淨聞身香飛龍遊上天
至冬乃伏藏誰知疑黃泉可以登大皇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汗漫恣容與寥廓任徜徉小構非廣廈幽棲獲便房圖
書委魚蠹庭砌雜蘭芳境寂羣動息神怡獨寐長栩栩

意象適蘧蘧物化忘於此觀世俗迫隘非吾鄉玉璽謬
通漢金甌會圮梁竊帶固云擾銜髮亦以忙覼覼容自
鬼喋喋冠何當恍如乘轂轡冷然御清涼鈞天聆廣樂
玄都聞妙香繆昔騁駿往簡後書史藏終慚在三季未
可儼九皇

據此首乃十三韻
則前首疑缺二句

山茶

山茶孕奇質綠葉凝深濃往往開紅花偏在白雪中雖
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吾將

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迺與夷叔同

東房夾竹桃花

奇卉來異境粲粲敷紅英芳姿受命獨矣假桃竹名昔
來此花前時聞步履聲今日花自好茲人已遠行無與
共幽賞長年鎖空庭昨來一啓戶嘆息淚縱橫

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僅以數寸奇忽見五色鰓勺
水停淵澄方池恣迴繞春雨生綠萍秋風夢紅蓼真於

盆盎中獨覺江湖淼每看銀鬣起時覩寶尾掉濡沫蹄
涔寬吞舟坳堂小少年共吐叱窮日相戲騶飼蟲疲熨
童汲泉困王媪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倣倣誰思聞鶴唳
直比豢龍擾此物多變幻為狀異昏曉鮮妍駭羽化憔悴
悵色臙物理呈怪象天宇信奔鳥何者為妖祥何者
為吉兆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綿紹滄海竟清晏小寇悉
剗剿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皎會當長此魚貢之躍靈
沼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
長江萬里來湯湯
龍蟠虎踞宅帝王
鑿山斷嶺自秦皇
孫吳司馬六代至
南唐神臯帝輦爭
輝煌餘分紫色
那可當
偏安假息真徬徨
宋金之季元
兵強威風六合
雲日黃
百年理極國運亡
天命真人靖
八荒
手持尺劍旋天網
一洗乾坤混萬方
考卜定鼎開
百皇
鍾山雲氣何蒼蒼

鍾山雲氣何蒼蒼
中有殿閣琉璃閃
爍黃金黃
蒼松老

柏駟道旁朱紅交午岐路當貔貅百萬晝伏藏日色澹
照官衙牆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涕泣為指點東
是長陵西未央

鄆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間至今填闕之土高屋顛齊魯千里何
蕭然流冗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燒畱
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恥五歲小兒皆能閑跪起膏
男賣女休論錢同牀之愛忍棄捐相攜送至古河邊回

身號哭向青天原田一望如落鴉環坐蹢躅掘草芽草
芽掘盡樹頭髡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不雨已四月二
麥無種官儲竭近聞沂泗多嘯聚鄆州太守坐調兵食
愁無措烏鴉羣飛啄人腦生者猶恨死不早自古天下
之亂多在山東況今中扼二京控引江淮委輸灌注于
其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吳百粵四海之會同若人
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使君宣力佐天子憂民痼深
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無令竹帛專美前人功

談侍郎歌

侍郎妙筆世莫如侍郎恩賜常滿車玄天壇上泥金字
大道殿中漱玉書朝入直廬衣獅子暮歸邸第著緋魚
近承詔旨許馳驛樓船畫舫還故閭笑吾文章空磊落
垂老無成跨蹇驢

黃樓行

五日彭城去住舟狂風吹雪不肯收推來水凌大如屋
舟人夜半呼不休老夫擁衾只匡坐雪中日日看黃樓

東坡先生不在世令人輕我東家丘

二石歌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墮我前大者恢詭作蠻舞
高者脩脩特清楚憶昔秦公關西圖巖嶸爭來獻庭戶
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禮亦可
近者尚書稱豪武致石如此頗可數初如大旗絕漠起
睨視巍然又若九皇聖人鵜居鳥行衣垂羽獨立崆峒
之野觀天宇將鴻蒙不得語自我有此日娑娑無酒

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奈若何
遲回尚得一月多來觀
莫厭數百過嗟我安能龍
食清垂老疲役違吾情

趙州石橋歌

余同年友蔡鳴陽守趙州為余言石橋之奇以圖經
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因蔡侯之言而為作
歌

六王爭鬪趙更驕壯哉武靈尤雄梟嘗遊大陵感奇夢
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何高

北地方從代犬通鬼鬼靈壽起崑崙一日沙丘變巨測
空憶前夢花如嬌後來趙遷入函谷李牧誅死廉頗逃
此來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迺至今誰言鄙事醜
獨有河薄洛水流迢迢問之趙人情不知共誇洩河大
石橋此橋之建真奇猶神師斲成班爾屈蛟龍若伸勢
敵虹扶拔欲動光搖日天下萬里九衢通地平如掌長
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涔印石宛然出趙州太守政
絕殊得以餘閒綴圖書嗚呼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表兄澱山大叅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奉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絕近古少年待制承明廬
重瞳屢回加慰拊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鱗網生風雨
翠葉蒼筠滿人間凌海越嶂爭購取吾家寶藏三大軸
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翻飛入島夷神物化去不可覩
吾兄安得此尺素千緡不吝離海賈盛夏張之紫薇省
涼氣歛忽週堂廡劃然北壁開戶牖雨勢欲滴風披舞
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湘妃帝子對之泣

藐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畫識畫意余方潦倒困蓬戶
墨竹昔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
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非為竹俯仰自覺吾心苦
東坡先生豈浪語知我之兄惟老可

丈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為知己坡有子
期之比坡詩云老可能為竹寫真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爭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贊

至今遺事猶焜煌有隋之季天壤圻英雄草昧皆侯王
真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弘開盛儒雅
羣髦會萃皆才良丈夫逢時能自見智謀藝術皆雄長
惜哉嘉猷亦未遠風流猶自沿齊梁吾讀成周卷阿詩
吉士藹藹如鳳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追二帝軼夏商
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為致治非成康中間豈無河汾徒
掩遏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此何恨薛生先蚤亡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刪書述禹貢
九州無過萬里程搏木青羌何以至伯益所疏疑非真
西旅底貢召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王會篇
睢盱百怪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久孰辨偽與誠
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變幻靡不有
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時方貢來東旌
壹角馬尾出絕壁綠毛忽向人間行近代所聞非孟浪
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似毋廼誕漫不足評

攷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
赤首圜題隨丹青嗚呼孰謂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騶
牙與麟趾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蓮院為尋綠鴨池僧開蟲胃戶人到鳥驚枝斜
日半庭雨清風數卷詩空門住遺像千載爾為思

恨詩二首

清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丘言猶在易簣意何嗟

平生丈夫志寄死官人斜曾參為原母杜氏豈無家

又

悞落青烏計真成黃鳥哀隋珠彈燕雀寶劍失風雷文
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頽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哀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于此地名錢港
錢港湖鄉香名家古木栽微茫諸水滙飄泊一船來問
遺交情厚流連笑口開因看吳越譜世事使人哀

馳驛

密殿朱衣客圓牌金字符恩光留日月歌吹渺江湖百
館牙盤饋千夫錦纜呼何如乘一葉來往似飛鳧

甲寅十月紀事

滄海洪波颺蠻夷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雲
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祈父什流淚不堪論

其二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鷄犬存寒
風吹白日鬼火亂黃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黽勉復行役殷勤感故知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彈
雀人多笑屠龍世久嗤往來誠數數公等得無疑

姜御史年九十六

柱後千寮疎林間百歲將同官皆不在異世已如忘猶
辨蠅書細能令鳩杖光洪崖今可見未必有丹方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譙次壁間韻

將軍此日建雙旄袂袂今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險

南夷非復似天驕
龍旗春動旋風汎
虎壘秋清枕夜潮
卽見功成報明主
海王繫頸盡來朝

西苑觀刈麥

御苑清風正麥秋
金輿晚出事宸遊
兩岐凝露垂黃茂
萬斛連雲際綠疇
先為祈年多瑞雪
節來甘雨應玄修
豐穰美報非無事
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工部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詔使謹傳枉聘車
漢庭忠厚似相如
爭稱在事能數馬

莫挽辭官返釣魚疏傳田疇多舊業陸生裝橐有新書
故人獨媿馮中尉白首為郎尚珮琚

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

聖朝威德務懷柔萬里滇南比內州
叩竹多年通市易寶燈今日盛傳流
熒人技巧新曾見織女功庸久未酬
却憶當年李學士玉堂詩酒坐淹留

燈火長安照夜紅豐年樂事萬方同
四夷離韎歸鞬鞞南海珠璣屬婦功
綺縠清英呈妙像空方纖麗見精工

泰陵內直諸元老都在春風湛露中

賞荷次韻

碧池清泚漾天香
滿眼芙蓉似水鄉
映日新粧爭綽約
迎風小舞稱清狂
須酬佳客千杯酒
綠無奈明時兩鬢蒼
向晚乘涼各歸去
一天明月浸滄浪

疊前韻

紅衣撩亂水泉香
醉眼驚看非此鄉
滿目烟霞生物色
無情魚鳥任猖狂
翠盤環玦流明月
寶蓋攢羅迥昊蒼

更見一枝然水底天教神女浴滄浪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飛沙竟日少光輝
浪急風高月色微
為憶含桃催物候
尚淹行李未春歸
吳歌獨自彈長鉞
楚製堪憐著短衣
來往常經鄭家口
當時同伴共來稀

小屯

小屯不知名
土屋十數家
少婦時出汲
黃沙没弓鞋

清明濟上

瀛州三月雪中行千里寒風到濟寧道上女郎斜插柳
始知今日是清明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

成山斜轉黑洋通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侯為保障
長城隱隱接遼東

江南列郡盡乘城竊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躬擐甲
劉家港口看潮生

東倉白晝靜城闌煙火連天豺虎嗔忽駕迴潮趨海道

傳呼盡避瘦官人

血戰鯨波日秦膚東南處處望來蘇畫工不解憂動意
却作南溟全勝圖

行衛河中

風雨霏微送客舟天涯魂夢日悠悠可憐雙淚空零落
却付漳河向北流

初發白河

白河流水日湯湯直到天津接海洋我欲乘舟從此去

明朝便擬到家鄉

胡風刮地起黃沙三月長安不見花却憶故鄉風景好
櫻桃初熟正還家

過興濟

河水迢迢去路賒春風不住捉飛花行人共說前朝事
指點當時戚畹家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青燈夜雨十年前今日書齋各黯然不是故人無舊話

淒涼只說楚江邊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作

漳水悠悠向北流
征人日夜駕南舟
行來忽盡三千里
又下揚州望越州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太
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褰幃初識龔黃面
傾蓋尋參李郭舟
去路不知春欲暮
桃花飛盡過揚州

又贈陸太學

羨君家在下蒲居百里青山入具區自種湖田供伏臘
萬竿脩竹滿牀書

贈俞公子

蓬門端坐獨危然偉器如君最少年他日可能忘父友
莫因下拜嘆文淵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忽換朱衣拜早衙諫垣初出鎮鄒瑕思君昨日鳴珂地

鷓鴣雲邊起暮鴉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已亥庚子余嘗讀書于此

鄧尉山前古佛官湖波萬頃貯羣峰欲尋老子當年處
五杏叅天寶殿東

檀溪跳澗

溥沱曾啓中興功脩武先逃隆準公三百餘年炎燼熄
猶延廟祏寄蠶叢

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青蓋遙
七陵烟雨暮蕭條
康王若得真龍馭
肯向錢塘問海潮

文淵閣四景圖

晝日承明獨靜居
怡情閒把畫圖披
坐看四序璿璣轉
並是風調雨順時

題二魚圖

江東四月貢鮮鱗
正是含桃薦廟時
聖主遙知來建業
孝陵南望起遐思

蓬萊海水千丈起何年得道乘飛鯉不如扁舟向五湖
欲學養魚尋范蠡

偶成四絕

一自當年謝合歡不堪常見月團圓于今生事如秋水
惟有芙蓉花好餐

芙蓉花

未信昌黎能送窮但看登極是稷稷六韜金版知何用
不及鄉鄰賣菜翁

鄉鄰稷紛紛

按極屋棟也稷語出莊子

西廡睡覺日方曛坐見青山起暮雲賸得少年狂易在

向人猶自說劉殷

乞貸

推山調達自相加滿眼婆提與夜叉為愛如來深法坐

飛來箭鏃是蓮花

忤逆

高郵湖為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湖水悠悠送客征無端飄瓦致虛驚天留隻眼非無意
應為丘明史未成

光福山

十載重來古寺中布衣猶似昔年逢山僧却記吾名姓

不擊閭黎飯後鐘

海上紀事十四首

自是吳分有歲災連年杼軸已堪哀獨饒此地無戎馬
又見柳帆海上來

二百年來只養兵不教一騎出圍城民兵殺盡州官走
又下民間點壯丁

海上風波不可聞東郊殺氣日氤氲使君自有金湯固
忍使吾民餌賊軍

避難家家盡買舟欲畱團聚保鄉州
淮陰市井輕韓信
舉手揶揄笑未休

大盜睚眦滿國中伊川久已化為戎
生民膏血供豺虎
莫怪夷兵燒海紅

文武衣冠盛府中輕身殺賊有任公
誰人不是黃金注
獨控青駟滄瀆東

任公血戰一生餘蓮碧花橋村塢虛
義士劉平能代死
吳門今不數專諸

上海倉皇便棄軍白龍魚服走紛紛崑山城上爭相問
舉首呈身稱使君

半遭鋒鏑半逃生一處烽烟處處驚聽得民間猶笑語
催科且喜一時停

新城斗絕枕東危甲士千人足指麾壁外波濤空日月
城頭忽豎海王旗

海島蠻夷亦愛琛使君何苦遁深逢倭自有全身策
消得床頭一萬金

海潮新染血流霞白日啾啾萬鬼嗟官司却恐君王怒
勘報瘡痍四十家

海水茫茫到日東敵來恍惚去無蹤寶山新見天兵下
百萬貔貅屬總戎

江南今日召倭奴從此吳民未得蘇君王自是真堯舜
莫說山東盜已無

頌任公四首

黃梅風雨自年年今日沙頭浪拍天最是使君多大畧

笑看東海欲投鞭

小醜猖狂捍禦勞
跳梁時復似猿猴
賀蘭擁衆尤堪恨
李廣無軍也自逃

落日孤城戰尚賒
遙瞻楚幕有棲鴉
將軍真肯分甘苦
士卒何人敢戀家

輕裝白袷日提兵
萬死寧能顧一生
童子皆知任別駕
巋然海上作金城

隆慶元年上半年
太學賜六館諸生
寶鈔陸啓明與

賜見分數楮

萬乘臨雍拜素王
親頒寶楮徧膠黌
自憐不與橋門外
隔歲來分鄰女光

寄胡秀才

祇為文章運數屯
憐君今日暫沉淪
夷吾定自逢知己
唐舉終非錯相人

冰崖草堂賦

倚玉山之孤峙
今前婁水之迂縈
占愷爽于邑中
今雄

面勢於山陽有默齋之主人兮搆冰崖之草堂既命名
之特異兮訊斯義其誰當惟茲山之秀麗兮日悠然其
可望覽雲物之生態兮忽朝暮之無常奚所夏暑冬寒
兮厯四時而凝霜知主人之遠志兮托幽遐以自將少
負竒以抗節兮抱終天於蠻荒泣蒼梧之不返兮踰五
嶺以徬徨卒熒熒以自遂兮廓天路之翱翔執法度以
匡主兮志不毀乎直方逌鉞鉞之嚴誅兮即遠竄乎夜
郎旋蒙恩以內徙兮賴天王之聖明東外臺之憲節兮

赫金紫之輝煌一朝去此而不顧兮飄然來即乎故鄉
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以衣錦為榮終紛競以火馳
今日炎炎其無央似夸父之逐日兮孰知暍而慕夫清
涼吾覽斯堂之名兮洒然如御夫北風之颭追范蠡于
五湖兮見伯夷於首陽佩明月之寶璐兮然猶思乎褐
裳厭鼎臠之盈望兮志不去乎糟糠開北牖以仰視兮
丹崖翠壁凜然水壑之英恍乎雪山之陽兮冽冽乎冬
氣之長朝受命而夕飲水兮吾嘗聞此語于蒙莊嘉君

子之德音兮誌志節之彌強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疆

嘉靖乙卯九月朔為憲副默齋六十之誕辰余既為文以贈而南雲與先生為布衣交復求予作此賦亦以見先生篤於故舊能令南雲睽睽如此云

震川別集卷十